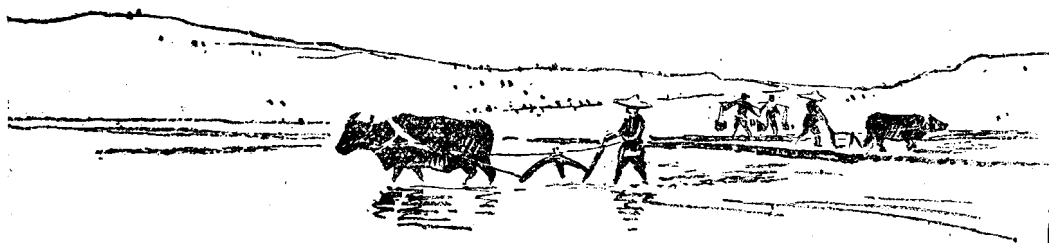




老红军的本色

LAO HONGJUN DE BENSE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老红军的本色

LAO HONGJUN DE BENSE

李楚城等著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內 容 提 要

这是一本人物特写集,內收两篇文章。

《老紅軍的本色》写甘祖昌將軍从新疆軍区回到老家江西,决心在农业战綫上大干一場,积极投入了农业劳动,他参加了积肥活动,改造了紅壤土和冬水田,取得了成績,为大办农业贡献了自己的力量。《北大荒的老紅軍》写解放軍某部余友清副师长响应了党的大办农业的号召,到北大荒开垦荒地,用辛勤的劳动,使千年荒原变为良田,为祖国增产大量粮食。文章生动地描写了他們的先进思想和感人事迹。

老 紅 軍 的 本 色

李 楚 城 等 著

胡祖清 华三川繪图

少 年 儿 童 出 版 社 出 版

(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)

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014号

上海大东集成厂印刷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經售

书号:文 6074

开本 787×1092 耗 1/28 印張 2 1/2 字數 33,000

1961年5月第1版 1961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—20,000

統一書号:R10024·2680

定价:(4) 0.17元

目 录

老紅軍的本色 李楚城 (1)

北大荒的老紅軍 張开平 (41)

老紅軍的本色

新来的社員

一輛从蓮花城开出的公共汽車，沿着山間的公路向北飛駛着。

車上有一戶剛从遙远的新疆迁居到蓮花县来的家庭。它的主人，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少将甘祖昌同志。

乘客們一开始就用新奇的眼光注視着这一家人。引起人們注意的并不是那位將軍，而是那些喋喋不休地讲着外乡話的孩子們。至于將軍，除了那一身褪了色的旧軍服以外，他和本地的农民没有什么两样。黝黑的皮肤，謙遜的笑容，讲得一口流利的本地土話：人們一看就知道，他是一位剛从部队复員回乡生产的战士。象这样的复員軍人，在这带老苏区，那真是要多少有多少。

汽車一会儿穿过綠色的山谷。

一会儿越过金黃的田野……

在單調的引擎嗡嗡聲中，將軍的小女兒平榮已經把頭垂在媽媽的胸前打盹了；幾個男孩子也不聲不響地把鼻子貼在窗玻璃上，瞧着窗外的景色。只有將軍的心情越來越激動。他離開故鄉已經三十多年了，但這裡的每一個山頭土坡、每一塊草坪至今他還很熟悉。他甚至能叫得出它們的名字。

“一九二七年我在暴動隊里給紅軍送糧，”甘祖昌同志用旱烟鍋指着附近一座山頭，對愛人龔全珍說，“就在那山頭上繳到白匪兩支槍。”

汽車每過一地，他都要講一下當年發生在這兒的故事。

“喏，當時我們的修械所就設在那座小村子里。”

“看那兒，一九二八年的時候我每天都扮成收破爛的小販，到這一帶收買破銅爛鐵，給紅軍造子彈……”

龔全珍同志不住地微笑着點點頭。她發現他今天特別愛講話。

汽車不停地飛奔着，一件件往事，霎時間一齊涌上了他的心頭。

他是一個貧農的兒子，從小就種地。一九二七年，他才二

十一岁，就参加了党，在党的领导下进行过暴动。一九二八年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，经历了二万五千里长征、抗日战争和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的锻炼，他在党的抚育下成长起来了。全国解放以后，他担任着新疆军区后勤部长的重要职务。

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，他的健康受到很大损害。他刚参加红军不久，在一次攻打攸县的战斗中，他的头部中了一颗子弹。当时他只用草药包扎了几天，就继续投入战斗了。不久以后，又在一次战斗中被白匪在脑门上砍了一马刀。后来在长征途中，又在原来的伤口上被射进一颗子弹。那颗子弹还有半截露在外面，血不停地流着，但他毫无惧色，咬咬牙，拔出了那个弹头，骂道：“你反革命要我死，我偏不死，我要亲眼看到你们这批浑蛋全部灭亡！”

事实正如他所愿望的那样，他坚强地活下来了，而反动派却被人民彻底打垮了。

一九五一年，他在新疆工作时，一次，他乘的汽车出了事故，他的头部又负了重伤，造成了严重的脑震荡后遗症。只要工作几个小时，就会昏厥过去。他完全失去了工作能力。

党给了他无微不至的关怀，安排了舒适的环境，让他长期休养。但他感到很痛苦：因为他三十多年前参加革命时的伟大理想，无数先烈流血牺牲所追求的目标，今天在我們

国家里已逐渐成为现实。他想更加倍努力地入党工作，但他已失去了工作能力。他想：“我只要心脏还在跳动，就要继续为党工作。我的脑子不能工作，但我的手脚还是健全的，我以前是个农民，现在我还可以种地，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贡献一份力量。”

于是他在病房里向党写了一份申请书：“我休养好几年了，病仍然不好。这样长期下去，我实在惭愧，我无法忍受了。我坚决要求回农村参加生产，希望党能允许我……”

党为了照顾他，没有批准他的请求。一次，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王恩茂同志到医院来看他。对他說：“組織上要在烏魯木齊郊区替你盖一幢新房子，让你去长期休养。”甘祖昌同志感动地說：“党給我这样的关怀，我惭愧得很。我没有給党做什么工作，比起那些为革命光荣牺牲的同志来说，我更惭愧万分。所以请求党不要給我盖房子，盖了我也不去住。还是让我回农村去吧！”但是王恩茂同志沒有同意他去农村。

接着，他又打了三次报告。党经过再三考虑，才在一九五七年八月四日批准了他回乡的请求。于是他兴高采烈地携带着全家老小，在九月三日回到他闊別三十多年的故乡——江西省莲花县。

家乡的山坡和田野依旧是当年的情景，可是农村的面貌却大大地变化了。一幢幢新房盖起来了，原先是偏僻的山区也修起了四通八达的公路，汽车来回奔驰，拖拉机在山坡上突突地吼叫着，他激动地对爱人说：

“全珍，你看，我们这儿比新疆怎样？”

“好，很好！都是祖国的土地，到处都是那样美丽富饶！”

“对，说得对！”将军大声地笑了。惹得满车的乘客都回过头来惊奇地盯着他。

是党指的道路

汽车在坊楼站停下了，甘祖昌同志一家人从这儿下车，带着简单的行李，步行回到五里以外的家——沿背村。

孩子们沿着大路欢悦地奔跑着，大声地喊叫着，有的采摘着茶树上的果子玩。南方农村的一切，对他们都是新鲜的，他们缠着甘祖昌同志问这问那。

走下一个小山坡，将军忽然停在一丘稻田边上，沉思了一会儿。然后对大家说：

“当年我就是在这儿遇到方志敏同志的。是他，给我指出了道路。从那天起，我就沿着这条路，一直走到今天！那次会见，是我毕生不能忘记的。”

这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。

一九二七年三月的一天傍晚，甘祖昌正在这块田里干活。忽然田边路上走来一个过路人，留着分头，穿一身长衫，是个和善的读书人样子。那人走到田头上，蹲下来抓一把土，紧紧捏在手里，对甘祖昌说：

“老倭〔注〕，你们这儿的土多肥，真能榨出油来！”

“肥又怎样呀，先生！”甘祖昌叹口气说。“就算能榨出油来，我们也休想尝得到一滴！”

“这是为什么？”

“地是土豪的！我们磨断了筋骨，辛苦了一年，打出庄稼来土豪要拿走七成。这还不算，逢时过节还要送鸡鸭鱼肉，农忙时要先去土豪家干活，还要在家吃饱了饭去给他干……”

“那么，这种生活就不能改变了么？”

“先生，俗话说得好，‘命中有一担，不怕你起得晏；命中只一升，不怕你起五更！’人拗不过命噢！”

那人紧皱起眉头，咬着下嘴唇，停了一下，问道：“你家在哪儿？”

〔注〕 老倭：江西土话，即老乡。

“村头上那座土屋里。”

“走，到你家歇歇去！”

那人一到他家，詳細地打听着他家的一切情况，认真地記在小本子上。然后耐心地对甘祖昌讲述革命道理。告訴他，穷人穷，不是命不好，是因为受剝削。只有消灭了剝削制度，穷人才能翻身。他說：世界上就有一个叫苏联的国家，人民起来把地主、資本家打倒了，自己作了主人。工人农民都过着幸福的生活。有些农村里已經开始用机器耕地了。中国也要学苏联的样子，建設一个自由幸福的新社会。

这天一直談到深夜。

甘祖昌的心一下子亮堂了，一个美丽的理想在吸引着 他，他立刻对生活充滿了信心。同时下定决心，要为实现这个理想而献身。

鸡叫头遍的时候，那人要走了，甘祖昌拿了把鐮头，从小路护送着他，領他避过了土豪劣紳的崗哨，直到天亮时才恋恋不舍地分手。临別时，那人拍拍甘祖昌的肩膀說：

“小伙子，要翻身，就参加暴动队，鬧革命，打倒土豪劣紳。干吧，我們要打碎这个旧世界，建設一个新世界！”

这个过路人就是方志敏。

甘祖昌就是依照方志敏同志的教导去行动的。这年的

端阳节，他就参加暴动队，举行暴动，打掉了本乡的大土豪刘六先、刘章台等人。八月里参加了中国共产党。一九二八年三月就离家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，直到今天……

他讲完这个故事后，对孩子們說：

“我就是听了党的話，所以我的路走对了。你們千万要記着，任何时候都要記住毛主席的話：‘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’，为了建設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！”

孩子們都点了点头。甘祖昌同志从他們严肃的表情上可以看出，他們的表示是可以信任的。

一 个 謎

一家人繼續前进，剛走到村口，迎面走来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。老人閃在路边，衔着旱烟袋，眯着眼瞧着这一队过路人。甘祖昌同志看这人有些面熟，想了一下，忽然揮起两臂，抱住老人的肩喊道：

“啊，你不是密恩大叔嗎？”

老人一惊，吃吃地說：“你……你是……”

“甘祖昌，一九二七年的暴动队员！难道把你的部下都忘了嗎？”

“祖昌啊！噢，回来啦……”老人意外地会見了分別了

三十多年的老战友，激动得一时说不出话来，全身剧烈地哆嗦着，眼眶里含着泪花。

“龔健、龔新、平荣，你们都过来，叫老爷爷！”甘祖昌同志对孩子們說。接着，他又拉着老人的手对爱人說：“这是我們当年的区苏維埃主席，高密恩大叔。是革命老前輩啊！”

“嗨，什么老前輩！老罗！不中用罗！”

“不老，大叔！我們当年搞暴动，鬧革命，就是为了建設新中国。新中国成立了，我們不活它两百岁决不甘心！这么說，我們都还小呐！”

“对！对！”高密恩笑着說，“我还想看到共产主义社会呢！——祖昌，听說你当了將軍啦，怎么，回家来休养的嗎？”

“回来安家落戶，和亲邻們一起搞农业生产。”

“噉，你怎么跟我开起玩笑来啦！”

“不，大叔！”甘祖昌同志严肃地說。“你还不了解我嗎！当初我們鬧革命，就是为了社会主义；今天搞农业，也是为了社会主义。这里还有什么高下嗎？”

“好，祖昌，好！”高密恩用力握住甘祖昌同志的手說，“你本来就是种地的，这次回来，你帶領大伙儿一起干吧！你看，你当年离家时，我們这沿背村是个什么样子，今天又

是什么样子。这一片新楼房，全是解放后这几年造的啊！你家那座小土屋，也早拆了砌了新房了。走，我領你們回家去！”

將軍回家的消息，几分钟之內就飞遍了全村。亲邻們从各处涌到甘祖昌同志家里，当年的暴动队员們，也紛紛赶来，看望闊別多年的老战友。

將軍回乡安家落戶，长期从事农业生产的事情，成为全村每一个家庭的議論中心。有的人欽佩將軍的这种革命精神，但也有不少人在暗中怀疑：

“象这样的大干部，不是回来当省长，就是当县长！”

“世上哪有放着官不做，却要回来扛鋤头的呆子！”

“看吧，一定是回家休养的，过几个月准回新疆！”

总之，对他們說来，这是一个謎。不过，这个謎很快就解开了。

为了完成任务

將軍回家的第二天，就赶到村里的合作社买东西。

营业员小刘一看到甘部长来了，連忙从架子上挑出最高級的日用品来，送到甘祖昌同志面前。这里有玉叶香皂、固齿灵牙膏、尼龙牙刷、前門牌香烟……

甘祖昌同志看也沒有看这些，只是問道：

“粪筐有沒有？”

“粪筐？”小刘呆住了。

“对，撿粪的家伙！”

“有……有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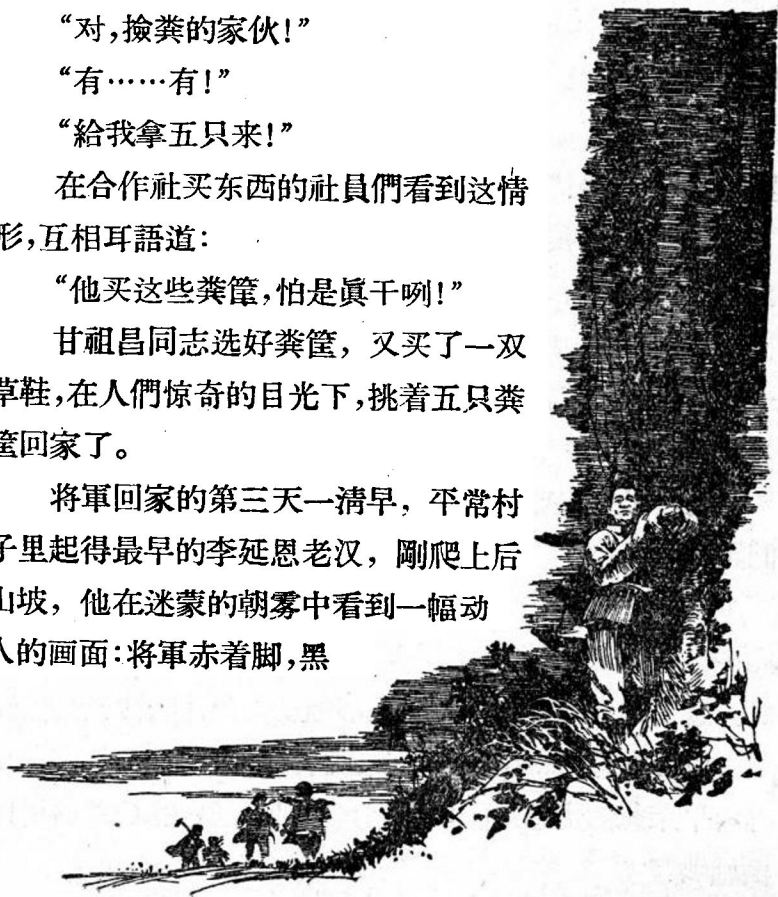
“給我拿五只来！”

在合作社买东西的社員們看到这情形，互相耳語道：

“他买这些粪筐，怕是真干咧！”

甘祖昌同志选好粪筐，又买了一双草鞋，在人們惊奇的目光下，挑着五只粪筐回家了。

將軍回家的第三天一清早，平常村子里起得最早的李延恩老汉，剛爬上后山坡，他在迷蒙的朝霧中看到一幅动人的画面：將軍赤着脚，黑



布衫外面纏了一根白色腰帶，腰間插了一根旱烟袋，背着一
个大糞筐。將軍的后面，远远跟着几个孩子，他們也都赤着
脚，背着糞筐……

老汉楞了一下，急轉身奔下山坡，揮起烟杆敲着儿子的
房門，大声吼道：

“死人！还睡懶觉！甘部长那么大年紀，已經上山拾糞
罗，你不害臊嗎！”

接着，他又挨家挨戶地敲着邻居們的窗戶……

当太阳爬上山岡的时候，甘祖昌同志的糞筐里已积滿
一筐新鮮的大糞。他回头一看，孩子們也都积了一些，就連
六岁的小女儿平荣也撿到了一块牛糞。

他点起一袋生烟，在石头上坐下来，对气喘吁吁的孩子
們說：

“干得好，孩子們！都是好样的。你們都是毛澤东时代
的少年，可千万不能做寄生虫，只吃飯，不劳动，那样是可耻
的。过去的地主，就是光吃飯不劳动，但他們被人民打倒
了。以后誰想当寄生虫，人民还要打倒他！”

平荣忽然忧愁地說：“爸爸，仁荣也是寄生虫，人民要打
倒她嗎？”

將軍大笑起来：“不！她还不会走路，不算寄生虫！”

平荣这才轻松地喘了口气。將軍繼續說：

“劳动和打仗一样，也要认真地干。以后，每个人都要訂指标，要坚决完成任务。”接着，他又向孩子們讲述紅軍的战斗故事，用战士们頑强的战斗精神教育孩子們。

过了几天，孩子們撿的糞一天比一天多了。甘祖昌同志給他們每人发一本劳动手册，把劳动的成績記上去。并且給每个人分別規定了打柴、拾糞、运木柴的指标，认真地檢查他們的执行情况。同时，也向孩子們宣布了他自己的指标，表示自己也一样要坚决执行。

这年十一月的一天，天空阴沉沉的，寒风在山間呼嘯着。甘祖昌同志象往常一样，天剛亮就挑着糞筐下地。不知为什么，这天的糞特別少，他翻过一山又一山，快到中午，糞筐还没有撿滿。該是回家的时候了，甘祖昌同志想了一下，决定不回去，一定要坚决完成任务。他自从参加革命以来，感到可以自慰的就是沒有一次不是坚决完成上級交給他的任务的。在老苏区的斗争中，在二万五千里长征途中，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那些艰难的岁月里，他一直負担着軍隊的后勤工作。虽然当时的物质条件是那样艰难，但他每次都尽了最大的努力，完成了任务，保證了軍隊的給养。坚